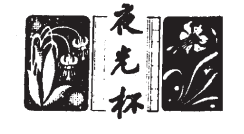


今年元旦,看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半场结束后,插播了一个介绍维也纳爱乐音乐家的短片。其中维也纳爱乐主席、小提琴演奏家丹尼尔·弗洛绍尔说了这样一段话:“参加维也纳爱乐,不是工作而是使命,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从不为工作而演奏,我们登上舞台是为了享受舞台。”听了这番话,不知怎么,我突然联想到不久前离世的老报人吴承惠(秦绿枝)先生,他当年放弃银行职员的优渥待遇进入新闻界,不就是为了享受编报之乐吗。

1981年,新民晚报开始筹备复刊,晚报老人和新招聘的年轻人集结在一起。吴先生当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编《艺术世界》杂志,局面已打开,工作很稳定,但出于对报纸的喜爱,他还是回来了。吴先生是归队老报人中的少壮派(55岁),所以承担了较重的任务,从策划选题、组织专栏、设计版面到带教新人,他都乐此不疲。

在我的眼里,老报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学养深厚而内敛,一种是才气横溢而张扬。吴先生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所以他会毫不谦虚地喊出:看报要看新民(晚)报,文章要读“夜光杯”。每当发现一篇好稿或编出一个好版面,他总是难掩得意之情;而看到不顺眼的稿子和版面,便忍不住要“凿一记”,往往出言尖刻。

记得1984年6月,上海举办了一次“全国著名



### 把舒服让给别人

毛荣富

前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些学生收到了一条短信,饭卡里还凭空多出720元钱。原来该校通过大数据分析结合贫困生资料,找出了每月在食堂吃饭60次以上、每天餐费低于8元钱者,将一学期的餐补悄悄打入他们的饭卡……

与此相反的是另一种场面:一个搭起的高台之上,一个大大的支票模型,虽然金额有时并不大,但支票模型上的数字和捐助单位却大得有些夸张,似乎想让远处的人也能看清。自然,还要受助人的当众发言,少不了一番感激涕零的话。

——这种仪式往往让人心生反感。

捐助本是件好事,但还应充分顾及别人的自尊心。悄悄地帮助他们,细节上的周到,则更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润物细无声,是最感人的。

这种隐形资助让我想起胡适的一件往事,林语堂年轻时窘困,学费没着落,胡适知道,文人的自尊心都比较强,于是以北大的名义资助林语堂,既解决了他的一时之难,又顾及了他的面子。这是一种做人的境界,正如其所说“把舒服让给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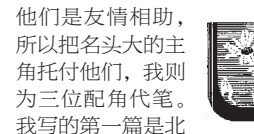
有一女生家境贫寒,班主任老师想帮她,于是组织全班捐款。此后,这位女生常受到不良同学奚落,最后其父回赠班里一批体育用品,价格远超捐款。这样做,看似和谐,实际上受助人心里是并不和顺气爽的。

## 编报是一种享受

——怀念吴承惠先生

严建平

中年京剧演员交流汇演”,参加演出的有张学津、孙毓敏、叶少兰、刘长瑜、尚长荣、王梦云、李长春、李维康、耿其昌、夏永泉、刘异龙(特邀)、艾世菊(特邀)等。吴先生交给我一任务,组织一组“十日谈”,总题目为“群英笔会”。时间紧,任务急,只得求助于参加汇演采访活动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陈圣来兄和本报前亮鑫兄。考虑到他们是友情相助,所以把名头大的主角托付他们,我则为三位配角代笔。我写的第一篇是北京来的小生演员夏永泉,这次他是为刘长瑜配戏的。因为我对小生行不熟,又没背景资料可查,所以听他谈到当年在梅兰芳先生主演的《穆桂英挂帅》中扮演杨文广一角,就如获至宝,回来以此为题写成一篇文章,吴先生看了,毫不留情地说,这篇文章发到现在,这篇写得最差。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吴先生察觉到我的尴尬,这才说,与梅先生同台演出,角度是可以的,但缺少细节,所以无法吸引读者。接下来是采访著名老旦王梦云,材料丰富点了,吴先生看后点了点头,但没说什么,我知道他还是不太满意。最后是采访名丑艾世菊,我格外用心。所幸艾老十分健谈,讲了他《群英会》里为三代周瑜(程继仙、叶盛兰、叶少兰)配演蒋干的故事,还边说边表演。这篇文章终于得到了吴先生的表扬,连说了几



个“好”。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一个人多听听批评,哪怕是尖锐的,对今后的进步是有好处的。

吴先生当然是有批评人的资本,他是个才子型的编辑,能写会编,眼界很高。但他为了版面的需要,又往往会放下身段。譬如晚报复刊后,他想找几个女作者来写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杂感,结果未能如愿,只好自己取了个女性化的笔名“秦绿枝”,在“夜光杯”上开辟了“休息时断想”专栏。他给这个专栏的定位是“生活在下中层的声音”,结果大受读者欢迎。吴先生说他为文的信念是一个“实”字,实事、实情、实意,实实在在表达自己的一点感受。他认为文章的题材不能老是从故纸堆里去寻找,也不能老是自我发泄,自我标榜,而要与社会呼吸、共命运,着眼于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像一泓活水,写来自然流畅。

作为老报人,吴先生自然有许多朋友,其中不乏名家明星,但我从未听过他说过什么“我的朋友xxx”。记得复刊不久,有一天早晨,吴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家里来了客人,让我上班前先到他家取篇稿子送到报社发排。我去时,只见有两位穿军装的中年客人,仔细一看,其中一位女军人不正是我从小崇拜的大明星王晓棠吗?吴先生看到我惊喜的神情,淡淡地笑了笑,替我作了介绍:这位是王晓棠老师,你看过她主演的电影吧。那位是王老师的先生言小朋老师,也是八一厂的演员,他的父亲是京剧名家言菊朋先生。两位客人对我礼貌地笑了笑,我向他们致意后也没作停留,拿着稿子就离开了。后来吴先生来到报社,也没再听他谈起过这件事。

吴先生曾当选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时,与一些领导有过交谈,其中有位大领导说他喜欢看“夜光杯”的文章,吴先生回来后,只是不

经意地跟我谈起过,并没正式向报社汇报。在他的眼里,领导同志和平民百姓,都是报纸的读者。

写作对于吴先生来说,当然也是一种享受。算起来,他写了七十多年,称得上笔耕一生。他说人到晚年,坐在南窗下,晒晒太阳,翻翻书,想起什么就写下来,也是很惬意的。就这样,他完成了带有回忆录性质的《师友追思》。去年六月他发病的那天下午,我和他通了一次电话,将他最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受到读者欢迎的情况告诉了他,说他的文章一经微信推送,马上就被“刷屏”了。他未必知道“刷屏”是怎么回事,但听了还是很高兴的。我还说,您记忆力这么好,不妨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再写点。当时还讨论了选题,他说要不写写秦瘦鸥先生吧。据后来程阿姨(吴先生夫人)告诉我,那天晚餐时,他还说起,小严(他一直这么称呼我)说我的文章还有人看,那我就再写点。可惜晚餐后看电视时他突发脑梗,从此再也没有恢复意识。

吴先生是在冬至前一天离开的,享年93岁,已是高寿,但多么希望他能再活几年,把他知道的事想说的话都写出来。

就在前几天,我梦见吴先生,问了他很多问题,但只记得他最后对我说,无论是编报、写文章,还是从艺,都要凭自身的能力,靠捧起来的,只能绚烂一时,光芒终会消退。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人到老年,大抵有怀旧情结,连做梦也是少时情景。最近又在梦里回到乡下的老宅。这是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小村子,3家住户成字形,我家的右侧和北面被一条宅河环绕着,宅后是茂密的竹林。我家西侧有一排紫杨构筑的篱笆,每年初冬,总要请人“结紫杨”,用修剪下来的紫杨条加固篱笆。篱笆外是一条道路。

老宅周围植有多种树木,有杨树、榆树、臭椿、柏树、柿子树,印象最深的有两棵,一棵是柘树,位于后宅河对岸自家土地河沿;另一棵是乌桕树,位于东宅河边,岸上是祖传的一亩三分地。

柘树浑身是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柘树也是园林绿化树种,具有耐寒、耐旱、防风固沙作用。老宅这棵柘树不算高大,却有一抱粗,树冠覆盖面积七八平方米,一半在河上,一半在岸上。据祖父说,已有四十余年树龄。柘树属桑科,落叶乔木,叶片呈卵形,是蚕的食料。幼时

我喜欢养蚕,每年春天,我把蚕籽用布包好藏在内衣袋,用体温孵化,待那比蚂蚁还小的幼蚕孵出,柘树也长出幼芽嫩叶,可以喂蚕宝宝了。柘树木质坚硬,可与红木比肩。我家三代木工,制作刨、锯、斧、凿、钻等木工工具,必须用硬木,柘木是上好材料。家里有一棵大的柘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今年锯掉一个杈枝,过几年又长出新枝。柘木也是制作农具的好材料,大的如灌溉用的牛车以及犁、耙等,小的如锄头、铁搭用的木楔等。祖空空闲的时候,就在家做些木楔,以备不时之需。村里哪户人家木楔坏了,祖父知道了,总让祖母送去。祖母扭着一双小脚送货上门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东宅河对岸是一棵乌桕树,长在河沿上,三四米高,树冠正好覆在水桥上空,挡住夏日炽热的阳光。夏天在水桥上淘米、洗衣,能感受到一丝凉爽。乡俗云:冬天烧火夏淘米。冬天烧柴灶可取暖,夏日淘米是贪凉。夏天,我总抢

### 老宅的两棵树

陆继农

着到水桥去淘米,除了乘机赤脚玩水,还可抓些小鱼。淘米的时候,窜条、青果子等小鱼纷纷游到水桥边,争食淘米篮子漏下的米屑,我用网兜捞着作为猫食。待得时间久了,祖母不放心,就扯着嗓子把我叫回去。秋天,乌桕树渐渐退去绿色,开始是绿叶中点点泛黄,到了深秋,原先泛黄的变为红色,此时,满树绿的、黄的、红的,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墨画。初冬,则是一片红,红得耀眼。一片红叶间,点点白色点缀其中,那是乌桕的果实,泛出乳白色的籽粒,待叶片落尽,洗去一身铅华,则满树皆白,又是一番风景。乌桕籽可以榨油,是上好的工业原料。每年初冬,我总要爬树采摘,一棵乌桕树至多采一二斤,到镇上卖了换几个钱,买些铅笔、橡皮之类学习用品。

如今,每当回到故乡,满眼都是杉杉、樟树。不只是柘树、乌桕树不见踪影,许多树种如榉树、榆树、莲树、皂夹树、鸡骨树、帕拉子树……都不见了。其中有些已是国家保护植物。老宅的柘树,如活到今天,该是多么珍贵呀!



上海豫园游廊(钢笔淡彩画) 杨秉辉



风物长宜放眼量 大吉祥 施斌篆刻

渔家傲  
白衣天使颂  
王少普

汉水波惊瘟疫恶, 风霜伴伴寒光冽。 绿水青山无兴涉。 群峰侧, 英雄抖擞精神赫。

不计酬劳浩似雪, 难关勇叩强如铁。 万丈风波鹏笑掠。 无畏越, 一脸正气风流写。

### 上海豫园游廊(钢笔淡彩画)

杨秉辉

几分宜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徐渭《墨葡萄图》,好似一阵晚风吹过,藤蔓摆动,上面的叶子和葡萄都不大能看得清了,题识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天池。”钤“湘管斋”朱文方印。落暮时分,几分随意,几分闲适,几分不大能看得明白的从容和洒脱。

让我不要回家,等疫情控制好再回去。

他们的担忧确实有道理,去武汉送货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回到家中,我就自行隔离,替乡亲们考虑。政府得知我从武汉运送救援物资回乡,也安排了工作人员每天来给我量体温,监测我的健康情况。

作为第一批运送救援物资到武汉的司机,我觉得自己是荣幸的,有些人说我不该去,我理解他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帮助别人,从武汉回来,我有些后怕,但是我不后悔。

满满的过年计划,就这样一下子勾销了,明请看本栏。

### 年初一,我拉着十万个口罩去武汉

王慎才

因为不熟悉路况,副驾驶还问了一下警察,这个车能不能上主路,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们径直往主城区开去。

这时的武汉城区基本没有什么人,偶尔有几家超市亮着灯,零星见到几个戴着口罩的环卫工人在清扫地面。我真正感觉到,这次疫情离我如此之近。

卸得很快,当一车口罩全部搬下车后,我松了口气,换做平常,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运输工作,因为这次疫情,让这批货物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回家的路上,有好几个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询问武汉的情况,是不是和电视上说的那么严重,我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村里也有人发消息过来,

### 渔家傲 白衣天使颂

王少普

汉水波惊瘟疫恶, 风霜伴伴寒光冽。 绿水青山无兴涉。 群峰侧, 英雄抖擞精神赫。

不计酬劳浩似雪, 难关勇叩强如铁。 万丈风波鹏笑掠。 无畏越, 一脸正气风流写。

让我不要回家,等疫情控制好再回去。

他们的担忧确实有道理,去武汉送货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回到家中,我就自行隔离,替乡亲们考虑。政府得知我从武汉运送救援物资回乡,也安排了工作人员每天来给我量体温,监测我的健康情况。

作为第一批运送救援物资到武汉的司机,我觉得自己是荣幸的,有些人说我不该去,我理解他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帮助别人,从武汉回来,我有些后怕,但是我不后悔。

### 十分谈

战“疫”中的生活

责编:郭影

满满的过年计划,就这样一下子勾销了,明请看本栏。